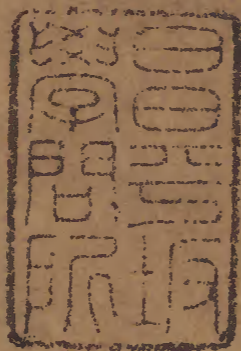


漢書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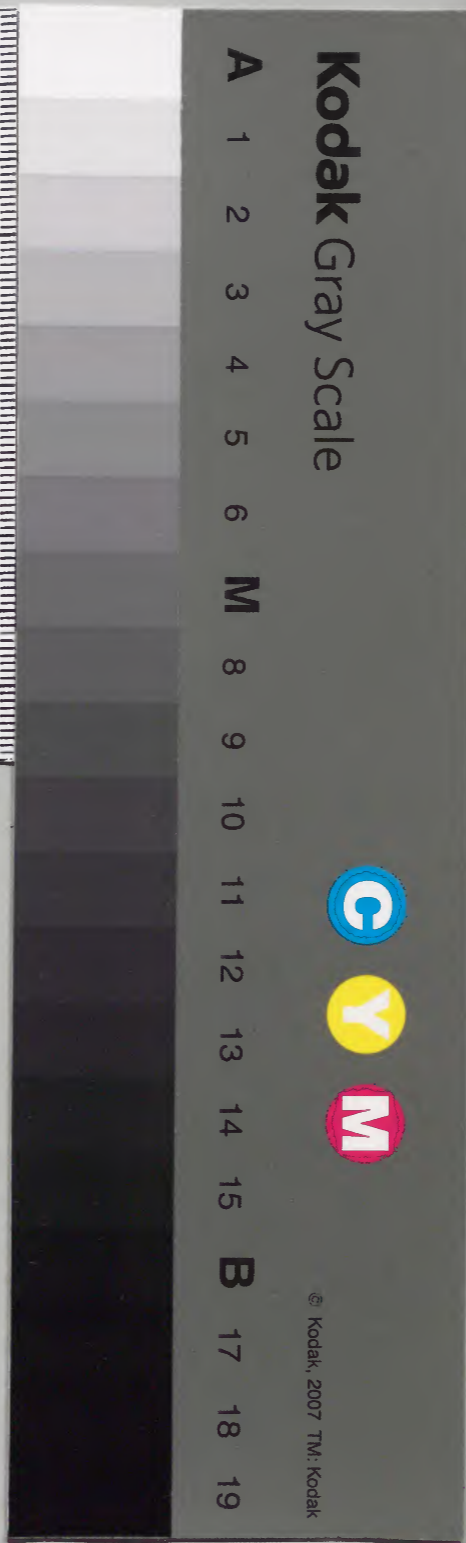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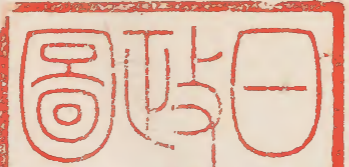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一	九
七	一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一	九
七	一	〇	三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3	
冊數	7 (4)		
函號	290	102	





此書以變字
作眼目節
欲變看為儉
子節欲變秦
之窮兵以息
福則上節欲
變則心之重
作三段看
鹿門云書之
言雖多出於
曹誼輩所已
言者而以之
諷武帝時窮
兵情事甚切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輯嚴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救當時則用過則

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故守一而不

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雜五色使

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顯示之使彼

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

故帝不之喜
終騎馬令

可瞻也 瞻足

民離本而徼末矣

徼末求也

未不可徒得故搢

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

夸大也

而世不

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

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

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

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

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

五穀蕃孰六畜遂字

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

民不夭厲和之至

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

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

馳車轂擊

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

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

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

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

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
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
苛調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
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
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

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
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
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
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
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荆川云過秦
餘論

荆川云此不在韻史而在蕭摯之意

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楚，略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拏，相連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言其土地形勢。

是以東制其民。帶脅諸侯。帶者，言外郡守警若佩帶也。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必後滅亡。以安為騎馬令。

沙崖云此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天與之奇才也。使假之以壽其所就。

終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每一足有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水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當不止此
廉門云軍之
對多道諛而
文則甚佳
志卷云終生
此對竊相如
封禪影響爾

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
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
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屢也禽獸行虎狼
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拉旌昆
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
遠設官俟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寵者退而勞
力刑於宇內矣言成法於宇內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
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

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
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
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
燔祭天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蒼也明亦謂神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
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
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
時今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
以應緝熙苴首作席也江淮職貢二春茅為藉也嘉號封禪也使著事者有紀

漢書百篇
卷之五
第百三十三篇

焉謂史官也蓋六鷓退飛逆也象諸侯畔逆白魚登舟順也象諸

周侯順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亂變也各以類

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

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

者焉要衣裳謂著中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

由是改元為元狩

上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

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純絲也羹藜含糗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今臣辟在西蜀

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於六朝矣次崖云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

聖賢論治莫尤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終生傳誦以為膾炙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

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

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

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健作貌及至巧冶

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焯謂燒而內水越砥斂其

矟砥石出南昌故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剝截也忽若擘

日越矟兩旁也

漢書卷之

王侯

六

第

汜畫塗

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

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敵策而不進於行

也用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旦

良馬低王良執靶靶音霸謂轡也韓哀附輿韓哀

也疾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如光景之過都越國蹶如歷

塊如經歷一塊言追奔電逐遺風言馬行尤疾每在

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以工用相得
人馬相得作
二段干將齧
鄰為賢臣之
喻百丈不溷
萬里一息為
治平之喻

煥鬱熱氣也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

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極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故服絺綌
此引言聖
賢之誠

漢書卷之

王侯

六

第

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

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洪而升本朝奧幽也離洪汙也

疏釋躋而享膏梁離此疏食釋此木橋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

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烈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唵蟬蛸

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九五爻辭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詩思語辭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艾讀曰又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

自人臣亦然至此言賢臣誣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章獨也雖伯

牙操遞鍾琴名逢門子彎鳥號逢門即逢蒙也鳥號弓名猶未足以

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

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

單頃耳而聽已聰單盡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

句故王至
木言君臣相
得其功業之
私至于如此
結語着不在
繫而意實完
切

歷叙珠厓反
叛之年先為
議擊珠厓立
案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彭祖堯舜時人僑王僑松
赤松子 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皆仙人
亦文 蓋信乎其以寧也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
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
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長合
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
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

捐之此議體
製音節綽有

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
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
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
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
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
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於六經之內當捐之
何者之科條也
對曰臣幸得遭明聖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乃相於安遺
風而人品大
非其倫矣
荆川云只平
平叙事而得
失自見

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
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
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
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
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周昭王也齊桓抹其難孔子定

百及其至此
言周末秦興
廣地之害

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
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

次崖云後宮
四句于上下
文似無所屬
古人文字多
類此

鹿門云借武
帝窮兵之事
以諷當時一
一應前甚緊

一則字有味

絕竒麗之落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
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
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
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
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
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荆川云曲盡
戰死之痛

自孝武至此
言武帝廣地
之害

次崖云言極
激切

至此纔提出
珠珪

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
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
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太
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
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
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齊陸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詩小雅采芣

此與嚴助論
開越不當伐
同意
鹿門云又非
獨珠厓破主
上所嚮慕
棄之不足惜
二句方露一
篇本指

詩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

下之深病也
東發云罷珠
厓一議豈特
有益當時亦
可垂詔萬世
惜其交揚與
以躁進自罹
石顯之說鋒
也然君子不
以人廢言

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為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卷之六

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

覆應或言三句

錄三

使我得見言君蘭

揚興字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

言與齋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詩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進弟

從我計也弟但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
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
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
門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
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
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
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
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
生置之諍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

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
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
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
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
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因上不
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辭王制順非而澤
不聽而誅禮記王制云飾非文過辭語順澤請論如
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
時至部刺史

鹿門云謂之
自取則可謂
之不排不陷
不諧則不可
大畧材雋之
士行証不固
多賈禍矣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閟宮詩久矣其為諸
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
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
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諧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
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
何排陷之恨哉

嚴終王賈傳下終

東方朔傳

下玄云朔傳
委曲煩碎不
類諸篇且不
述其亡殺歲
時及子孫繼
嗣正與司馬
迂揚雄傳相
類彙其傳體
必朔之自叙
也
鹿門云東方
曼倩為漢朝
第一流此傳
摹寫其澹宕
瑰璋之氣極
工當為漢書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
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
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
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
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子冬日乃得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
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
 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
 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朱儒短人上以若曹
 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
 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
 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
 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
 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

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
 不可用寵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
 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數家術數之家於覆器之下而
 置諸物令置守宮蠱下射之皆不能中守宮蠱名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
 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瓜瓜善緣壁至
 非守宮即蜥蜴跂跂行貌瓜瓜視貌上曰善賜帛十

置諸物令置守宮蠱下射之皆不能中
 守宮蠱名朔
 跂跂行貌瓜瓜視貌
 上曰善賜帛十

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
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至實也臣願

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榜擊也迺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數也舍人曰果知

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

盆下為婁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音暴

自宛痛聲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

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弃市詆毀辱也上問朔何故詆之

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

鹿門云言多難解

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

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諧者和韻之言令壺齟老柏塗伊優

亞狝呷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

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

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呷牙者兩大爭也舍

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

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

遂得愛幸朔上大得省見句稍得親近句相顧

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以上敘朔滑
稽以下敘朔
道謀

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
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
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
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
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
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
酎已酎音紂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

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
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稊之地
稻有芒之穀稊其
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
令今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今大怒使吏呵
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
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
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步驟處然尚迫於太后来敢遠出
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徼遮
繞也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上文三點微
行句此以乃
知微行句結

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叙上微行南山起上林苑事為朔進諫起案次崖云義理甚正利害甚明辭氣昌大美嚴典則如黃鍾大呂可

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鄒董或未能過也荆川云入事處脫濶不為事使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

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掘即蛙字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

飢寒之憂故艷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賈讀曰價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

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

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

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

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亂馳曰驚又有深溝大渠

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大

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不足以不字疑當作亦字

故務苑囿三隄限也

何總結三段以下又重引以戒之

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

大願願陳泰階六符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以觀

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

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慮音盧尚帝女夷安

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

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

然遂起上林句結得斬截有力

紀上林一事

壽王者三見遠君

之罪者吾丘平爾此史家

漢書

卷之

五

百十五

內官主傅主之官也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
 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
 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
 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
 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備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
 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
 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

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
 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
 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
 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
 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
 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
 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
 主竇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
 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

出入王家左右言其姣好王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
留第中教書計也筭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
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王故諸公
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王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
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
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
下私侍漢王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
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
籍田足下何不白王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

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
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
之王王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
宮王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
君畫求見上之策令王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
王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
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
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
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

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王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韞人宰人服也隨王前伏殿下主迺贊贊進也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

衣冠上偃起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賢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臨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此插焉董偃
謁帝事詳密
如畫總為朔
辟戟前凍起
案

與上從官多句相顧
直言切諫處

鹿門云言多
儻蕩而慷慨
故武帝不能
不聽

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
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
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也 越 魁偃為淫首其罪三
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
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
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
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
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

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
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
竇太王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賢人多踰
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
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賢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弋黑也足履革舄以韋帶劍但空
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

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鼓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此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

朔雖詼笑一
段一傳綱領

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王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

敖弄公卿處

漢書卷之... 東方朔... 第十... 第...
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

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由齒牙。樹頰。胾頰肉曰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遺蛇猶遠也。偶旅曲躬貌。蛇音移。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澹古瞻字。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明與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

漢書卷之... 東方朔... 第十... 第...
高士傳

月武帝既招至此為設客難非有先生二文起案容齋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朝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寔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寓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於是洗矣

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也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一篇綱領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此彼時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亾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拉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漢書卷之

東方朔

十一

第廿一

語曰以下文
選江作翔自
謙意以上文
觀之當是翔
譏客之言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魁讀曰塊廓
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
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
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筦闕天以蠡
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
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音精劬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

此篇本韓非
說難變化來
以談何容易
立杠

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
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
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
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
之功寄食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
生率然高舉率然猶颯然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
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
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

談有悖於目
二段一篇綱
領下文開龍
一段指悖於
目一段蜚廉
一段指說於
目一段

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是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
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
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
聖王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
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
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
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

平身賤體一
段中結上輩

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王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
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
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瑠瑒刻鏤之
好以納其心瑠瑒彫同畫也瑒
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
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頽也
也虛讀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

漢書百卷

東方朔

卷

十一

燕惡來意將
儼然一段甲
結上龍逢比
干意

遂居深山一
段歸來在避
世上

接與一段承
上避世而言也

世貴遇上以
結上文非有
明王聖主助
能聽之句
鹿門云避
世以全其身
此朔通金馬
門本意

終無益於主土之治。愉愉顏色和也則志士仁人不
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
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
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
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
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
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席而去馮几自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
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
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
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
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

於是以下言
納諫之效一
一明諷當世

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
總收一篇意
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
惟叩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亾也縣縣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
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
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
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
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

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
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亾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
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
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
言上下八言七言詩
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

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
 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容身避害也首陽為
 拙柱下為工老子為周柱下史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
 世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詭時不逢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其滑稽之

雄乎朔之談諧逢占射覆逢占逆占事其事浮淺行

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
 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評錄焉

東方朔傳終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輯楊惲

陳咸

贊

子幼傳敘事
有姿態筆勢
縱橫酷似太
史公文

楊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今郎出錢兩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所出故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言出財用者雖非洗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

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

高昌侯以下
是長樂吉輝
之書凡六節
並瞻昧語文
法極頓挫
柘湖云揚子

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常使行事，肄宗廟。兼行天子事先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稅侯御。我副帝肄而稅侯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抵觸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

幼傳載于幼
與戴長樂辨
詰獄辭彷彿
魏其武安侯
傅東漢書路
粹誣奏孔融
語遠不逮也

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脛脛，直貌。直，正人也。所以不容穴，坐銜。又中書謁者今宣持單于，竇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與惡，單于不來，明甚。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

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言其同類也。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之陰附著之也。行必不至河東矣。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左證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直主門戶者，也。戶將官名。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

漢書卷之

易軍

三

高平

漢書卷之... 卷之三十一

疾婚姻今獨三人坐語疾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

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

罪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毋泄惲語令太僕

聞之亂餘事恐長樂心忿更加惲幸得列九卿諸吏

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

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

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

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

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

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

也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

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惲報會宗書
慷慨激烈規
模布置宛然
外祖答任安
書風致
西山云惲文
似史遷然其
辭涉怨望
迂齋云惲太
史公外孫宣
帝雖刻深取
禍亦有自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充縣官之賦歛不意當復用此為

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

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

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酹酒。自

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

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而呼烏

鳥。李斯書云。擊甕呼缶。彈箏搏髀。而呼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是日也。拂衣

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其豆莖。

而喜奮衷低卬夔古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

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又惲

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

侯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

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

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

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

書告惲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驕奢不悔過日

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

帝帝處憚不
以截長解兩
皆六事而以
孫會宗一書
異執帝之失
刑也

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
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
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
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
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咸其子也

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
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

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調古

諂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

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

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

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

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

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

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

治滅死髡為城旦因廢咸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

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

其治句收結
上文其廉句
引起下文

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
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
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
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
痛又作程劇苦又被督察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
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史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公然移書以約勅

廉字反上其
廉弗如儉字
反上奢侈王
食
藻泉云咸賂
遺陳陽即父
林下教戒之
術至於殺伐
殘酷其天性
然也前後自
相照應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
畏之豪彊執服執讀日熱今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
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
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
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
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沒入辜
權財物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
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

漢書卷之

東成

第廿一

方進奏咸數語一傳結案

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贊以鹽鐵議發論自車千秋傳中接來彼開其端此竟其說也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

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寬字治公羊

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

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

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

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

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

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辯貌行行焉剛疆雖

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

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墮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如囊之括結也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楊暉陳咸傳終

門云傳楊王孫獨以贏其說本莊周來亦所謂曠世寥廓之見而班椽之文

楊胡朱梅云傳

輯楊王孫朱雲浙檻一段

胡建勳監軍一段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今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
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
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
幣腐之地下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
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鬪真鬪與隔同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
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
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鬪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
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
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言不用久為客也昔帝堯
之葬也窾木為廬葛藟為緘窾空也緘束也其穿下不亂泉
上不泄殍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皆生死皆儉約不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焉至

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

為下文約走卒也之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

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賣物之區

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

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

諸校列坐堂皇上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

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

求賈利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

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

至重法黃帝李法曰李者法官之號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

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

軍有罪已聞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

焉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

異日李廣斬
霸陵尉而上
報曰報忽除
害朕之所圖
於將軍也亦
是此意

鹿門云朱雲
既以罪廢銅
矣而突請尚
方劍以斬佞
臣其氣雖烈
不免坊之壯
趾之凶矣

諛上也諛累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言在於軍中何三王
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
不奔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
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少府屬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
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

所過皆敬事焉。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

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

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

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

非不忠也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

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

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

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此書本論王
氏却先反覆
論高祖武
帝聽言之效
而後漸入本
意蓋當時王
氏方盛故其
言之委曲如
此
荆川云恣意
說去不事繩
削頗有奇氣
而以醇雅

又云此文如
野戰之兵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

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

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

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

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

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

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漢書卷之

每篇

五

第廿八篇

次崖云以上
言國家權輕
意歸在不求
故下文遂

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
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民有三年之於
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方今布衣廼窺國家
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
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
與已和及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
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王者國之重器

以得士則重
失士則輕足
之

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
詩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
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書今臣所言非
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繇讀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
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
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

真書百篇卷

海國

六

第...

次崖云以上
言人才不敷
當用爵祿求
帛以求之
又云此至字
輕說

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儻桀指世陳政
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
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
厲世摩鈍也底細石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
楚其柄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發故誠能勿
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

漢崖云以高
祖武帝求賢
為霸道既非
以漢成為用
三代遷舉之
法收士尤非
西山云此一
節議論不醇
不可以為法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
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召天王謂狩于河陽用其讐謂以管仲為
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
謂之純白黑襍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鵲也仁鳥鸞鳳也
戴音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
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自陽朔以

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充其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
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
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上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
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救拾前而意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
路數御十月之歌詩小雅十月之交留意亡逸之戒

周書
篇名

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今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
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
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
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
之道全之為右務全安之
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以斗為
喻也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
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周書
辭言火始微小不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早撲滅則至熾盛亡及已上遂不納

霍光金日磾傳

鹿門云荆川曰此傳頭緒甚多予謂此傳止次光之起家微以小心被寵任之故其秉政三十餘年所及燕緩者止詔增符璽即佚與沮丁外人求封一二事耳中間廢昌邑立宣帝功過功不相掩處二指次如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

畫豈得為頭
緒多耶當是
漢書第一傳

傳光而首詳
去病事總為
將光西至長
安起察
鹿門云凡叙
光功績處皆
盡

鹿門云一鎖
知屬虛景

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
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
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
歿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
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受知武帝在此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
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捷仔有男趙婕妤鈞有男
宮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
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
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
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
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於天子所臥受遺
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
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
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

突次光為人一段直與後叙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一段首尾相應
鹿門云點一事着眼

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柁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恐有變難故欲

鳳洲云孟堅叙事如霍氏上官之郊廢昌邑王奏事雖不得化銷物猶是頭凱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鄂邑所食邑為蓋主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

漢書卷九十九

三

第七十卷

鹿門云又追
前事來點綴

將言蓋主上
官桀安及弘
羊皆與燕王
通謀而先歷
次其相失之
故此左氏記

隆按光專權
目恣與前此
見親信句政
事一決于光
句政自己出
句專制朝事
句相顧

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
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
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
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
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益王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
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禱都試也
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

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以功為搜粟都尉又
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
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近臣所
之室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事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廣明亭名屬調校尉以

莫書

光專

四

第十一

上段叙謀光
秘詳此段叙
謀光極畧皆
得太史公法
荆川云威震
海內句看冷
眼暗伏後宜
在民間內

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凶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冷長公王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王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暗與年十四相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亾嗣武帝六男獨

秦晉相失文
法

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

先次行淫亂
為綱其目詳
具奏中

漢書卷之六

霍光傳

五

第廿七卷

鹿門云光傳
大得要領處
又云延年之
語狀而烈光
之語重而深

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
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
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
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
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

此處止云陳
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
而其實具載
之詔書中此
詳畧之法本
大史公吳王
濞傳來

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
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受其憂責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
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
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
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
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
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

鹿門云王庸
懷具見言表

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
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
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在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
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
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荆川云意態
宛然

荆川云奏文
極典則

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
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
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
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
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
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
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
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
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

慈孝禮誼賞
罰是綱以下
詳次其不勝
慈孝禮誼賞
罰處是目

大夫臣德臣叩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
罪天子所以未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
罰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此嗣臣敞等議禮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
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此悲哀之心
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
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
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漢初有二璽天子之璽自就
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
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

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
朝暮臨舍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
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
倡會下還上前殿下謂極之入冢葬還不
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
內秦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牟首池名召秦壹樂人
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
吹歌吹歌
舞也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
室中閣室閣道之有
室者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
也啗啗
也駕法駕
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薤鬪虎召皇太后御小

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
 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今且止為讀奏
 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
 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
 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
 夜飲湛汚於酒沉汚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
 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
 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內入

失帝王禮誼
 亂漢家制度
 此二句斷昌
 邑玉總案

也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
 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
 園廟稱嗣子皇帝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芻午一從一橫為旁午持節詔諸宮署徵發
 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
 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
 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
 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
 博士臣霸臣雋舍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

以上曰行昏
亂曰淫亂曰
悖亂如是曰
荒淫迷惑曰
行淫辟不軌
總應前即位
行淫亂句
不可以承天
序奉祖宗廟
與前廣陵王
不可以承宗
廟句具陳昌
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句
相應
鹿門云光處
分妥而班固
叙事亦確

漢書卷九十九
霍光傳
九
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
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詩云籒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太不孝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
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
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于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
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
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
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人道不失天

下引孝經之言也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
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
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
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
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直應前恐危社稷句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
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
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於輔導
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漢書卷九十九
霍光傳

不可以嗣孝昭
句反應上不
不可以承天
序句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
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
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太宗以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
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
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
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

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
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
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
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
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
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
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
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荆川云一總
見霍氏貴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霍光傳 十九 廿九篇

點出光請封
兄孫奉兄去
病祀接前去
滿死案

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
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
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
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
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
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
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
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
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第廿九篇

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
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也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便房藏中
坐椁木外臧椁五十具在正臧外東園溫明皆如乘
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輜輶安車也黃屋左纛發材
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
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
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第廿九篇

突入討許廣
漢為平恩侯
句暗伏後平
恩侯用事案
荆川云此段
序事如韓信
將兵多多益
善是少頭
諸
鹿門云叙霍
氏放恣甚錯
綜

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册以
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
其後世疇其爵邑疇等也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
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
顯收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
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盛飾祠室輦閣通屬
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

通篇至此一
大截以上序
次霍氏尊寵
以下序次霍
氏禍亂霍之
擅寵處即為
禍根處
鹿門云宣帝
日在三句貫
前半篇暗伏
眼精神

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侍絮取其行安不搖動也侍
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
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監奴謂奴之而禹山監知家務者
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
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亾期
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
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

上始躬親朝政以下總墓馮帝漸圖霍氏精神突入魏相為給事中暗伏白去副封及發霍氏禍根荆川云先叔尚書之權鹿門云宣帝始立一段追叙禍胎荆川云一事兩層叙

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自若猶言如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賢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亾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

荆川云光之宜戒族在小不忍

荆川云水霍氏兵權下徙字出字罷字收字分輕重

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威武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以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特但又收范明

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
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
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
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
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歎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
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
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歿使樂

成小家子得幸將軍立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
子都王子方等皆光視丞相如也各自有時今許
史自天子骨肉賈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
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
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竇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
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
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

荆川云絕似
貴家子弟口
語

漢書

霍光傳

五

第廿七卷

離散斥逐指
止徙出罷收
一段
突入石夏張

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
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
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今出取之不關
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凶罪乎山曰
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
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
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
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
始有邪謀矣永止起下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

啟事于前為
後詔文張本

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
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
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
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大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
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
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
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

荆川云此帝
善操縱處

荆川云叔宿
衛榭

漢書卷之

霍光傳

十一

十九

鹿門云以下
叙夢怪處蓋
因霍氏寵溢
之後輒罹族
滅所以種
盡工着色喚
醒耳目本史
記序秦始皇
二世來

此言會事發
覺而不明其
故其詳迺見
之詔中與序
次廢昌邑王
同格
前就金吾捕
張敖等既詔
止勿捕而此
詔又首發其
事班氏前後
錯叙正見帝

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光諸女自以於上

禮之無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

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

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

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

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必有

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譽家憂愁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可以此罪也

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宣帝外祖母召丞相平恩侯以

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

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

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八馬

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

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

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

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今史張敖使魏郡豪李竟報

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

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

乏川意品詩
霍氏處

荆川
二書有載

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
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
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
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
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
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
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建立意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
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
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亾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

國說士之風
愚謂此殆本
老氏之旨而
有要領者

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
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亾何待迺上
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
亾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
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
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以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以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以裂土出爵之費臣以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賢徒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廼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歿而宗族竟誅

追叙驂乘一節作結案

此並形容

荆川云此傳段段結束用郭解傳體

故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家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

七

匈奴傳

鹿門云類高帝初寵楚王將陳平為護軍處

了母閼氏奉凡音點一孝字

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駮乘入侍左右賢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尊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

伏後嗣戚案 廿九篇

荆川云殺弄兒與不納女事似一類乃分作兩處叙鹿門云荆川云云愚謂畫匠着色正須淋漓姿態而日磾以胡兒受故命正在此鹿門云叙莽何羅倉卒行迹處類戰國策叙荆軻入秦本末史漢

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盡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也擁抱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忝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

漢書卷之九 金日磾 廿九篇

之文極工處

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殿中所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亾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奏何也立入坐内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捽其頸

而投殿下也

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

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結及上

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

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伏去妻案嗣子賞

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柘侯日磾以

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

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

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

上文口上奇
焉曰上其信
慶之曰愈厚
焉曰心敬日
碑曰尤奇異
之總為武帝
碩命托孤伏
案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三十九

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
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
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
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
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亾子國除元始
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
俱降爭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賢及孫
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賢顯封侯安上字

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
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
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
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
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
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
后詔畱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
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

兩次涉官爵
殊不類一人
其衍文歟

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郎使王客敞子涉
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金
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須臾卒敞三子涉
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
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
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
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
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
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

今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監土葬職
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
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
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
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
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入說
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
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
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亾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
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南名也大
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為大夫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亾有
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賞故
國君使大夫王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

誼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
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
孫繼祖者謂亾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
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
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
云云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
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
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莽

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
卽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亾所
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
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
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
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

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亾術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不揚其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

禍歿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霍叔文王之弟

武王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亾國羈

虜漢庭而以篤敬寤王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

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

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九十四 第五十九卷

霍光金日磾傳終

傅常鄭甘陳段傳

輯傳介子 陳湯 谷永戒段會宗書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

荆川云傅介子特一刺客爾不如甘陳遠甚

殺漢使者龜茲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

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

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

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屬近也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

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

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

漢書卷九十四

傳八十一

第四十一

不親與近就
相反

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
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
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親就願往刺之以威示諸
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
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
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
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
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
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

荆川云許之
也非武也

王起隨介子
入帳中即近
就人光景

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刃交脅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
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
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
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畧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
盜取節印獻物節及印漢使者所齎甚逆天理平樂
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

不遺士刺有針線

此傳精神在謀擊到支一節類太史公叙垓下之戰而詳載論功諸疏結構有法當是孟堅留意之文

插入先是一段歷叙到支之罪為湯與延壽謀擊印支起案

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

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呼偁小國名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他日郅支殺
吉寺奔康居
竟不出吉所
料然一使沒
而郅支益驕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
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
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
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
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
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
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桀不敢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
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

更留使者三
章於百姓何
安而於國何
計哉吉之死
傷勇矣

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單于庭上以示
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
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
殺吉等與前怨字相顧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

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
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
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

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

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

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

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

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

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

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

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

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伏後圍城案

暗伏後湯應單于案

收上

接前

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

荆川云讀之
可以鼓奇氣

以下叙次湯
擊卸支謀畧
功效形如
盡

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
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
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
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
徑大宛其二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
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
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
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

荆川云康居
內應故易得
成功

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人
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
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
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
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郵支情明日
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
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
子哀閔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
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

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鄧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傳讀日敷望見單于城
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
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
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

城
承至單于
六十里
曰未至

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
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
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
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
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
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鄧支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
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
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東漢

七

高平

城多十里止
營曰城三
三里營曰薄
下曰並入
城中蓋大
深入難於
進此正湯
沈勇有大慮
多策謀處且
與前直指其
城下相顧
湯泉云書及
谷吉寺所齋
而書了結前
此細密處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齋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於是延壽

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邸在此街也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曰骼

漢書卷九十九

東夷

第廿卷

兩人禍根由
此兩節故班
史先揭於此

有肉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
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
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
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
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
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
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
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
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

容齋云為文
論事當反覆
致志救首救
尾則事辭重
著覽者可以
立決劉向上
疏抑揚援證
明白如此故
以衡顯出力
沮害竟不能
奪不然衡顯
之議豈區區

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
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
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
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
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搃總持出百
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搃歛侯之旗搃也擐擐拔斬
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一故九卿所
能充哉

漢書卷之九

陽湯

九

第四卷

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
 郵文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
 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
 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
 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
 來威小雅來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言美
 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
 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

二句上跡主意

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
 行未久小雅六月之詩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
 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
 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
 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

漢書卷之九

陽湯

九

第四卷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收上文轉言之
 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鄧吉迎自來之日
 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
總收上文結言之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
 長羅安遠侯鄧吉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
長羅侯常惠
 宜以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鄧支單于背畔禮義留

之崖云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敷暢使人讀之不覺心開目明
 向云五重永云三重疑五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
 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
 而坐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
 井陘趙奢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
 副西域都護忿鄧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
 億義勇奮發愾愾之貌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
 賴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逋

董者誤

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
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
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
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
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尚書
之外逸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蔽幃
非弃為羶馬也故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
蓋弗弃為羶狗也

湯明法令一
段此後綱領

荆川云遇敬
亂虜定須提
綱領史法也

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
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
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
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
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姓
馬名延年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
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東方

第百篇

曰湯心利之
曰受金五十
斤曰許謝錢
二十萬與上
卒以此敗句
相顧

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
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
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
陵以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
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
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
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

火夜作

難古
然字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賈讀
曰價

作治數年

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虚下至衆庶熬熬
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
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
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徙人新所
起室居
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其不被
發徹更移
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
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
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

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
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
十斤許為求比上奏比例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
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
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
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
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
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

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
無正法增壽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
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
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
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
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
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鄧支單于
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
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讀
曰猝卒

鹿門六論文
不及向永然
亦可見古人
材指不同

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
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
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
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
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改年爲竟寧應是南
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
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

子公出萬死
書奇謀為漢
亡威西域敢
後受圍烏孫
者猶藉其餘

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
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
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塊然獨處之意被冤
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弃敦煌正當西域通道
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
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入之功以懼敵弃人之身以快讒豈
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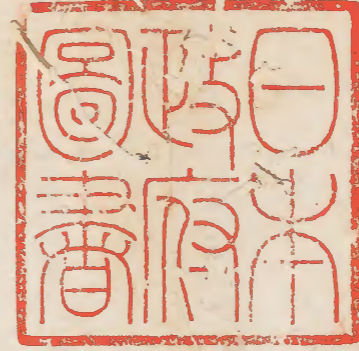
威以自振焉
迹其功亦足
掩矯制之失
矣故劉向上
疏云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
此定論也當
時天子非不
深嘉其功而
又重違衡顯
之議顯亡論
已衡寺曾不
念之而亦相
與力排其非
豈其比顯耶
天子且然何
有於丞相御
史哉晚非向

輦力道其寬
漢後為劉支
報雙美懿哉
在緣之智
湯儻焉不自
送欵卒用困
窮君子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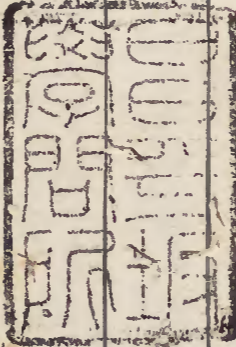
會宗暮年遠
處他日竟死
烏孫承書委
宛深切紳有
定見有味哉
其言也

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延
使羣臣薦士獨有一陳湯耳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俊謂敵之魁率邱支是也
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
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
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
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
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
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

應前為莽請討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
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永柱勳不賞迺
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
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谷朮予書戒曰段會宗為都護與谷朮相友善谷朮閱其老復遠出足下以柔
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休美也若子之
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文總領
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
贈行敢不畧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



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也。跡，隻。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傳常鄭甘陳段傳終

文德獎賞

